


百部红色经典

三千里江山

杨朔 著

旌旗猎猎，英风犹长
鸭绿江岸战火起，百万雄兵握红缨
奋身东渡阻恶虎，千里江山埋英灵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百部红色经典

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

三千里江山

不只是《三千里江山》，可以说杨朔的所有作品都是他全身心投入生活，在生活中激情燃烧的结果。

——《文艺报》

这部小说是杨朔同志在创作上的一个新的发展，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都大大地超过了他过去的作品。

——陈涌（作家、文艺理论家）

上架建议：经典·文学

ISBN 978-7-5596-4928-7



9 787559 649287 >

定价：49.00元

百部红色经典

三千里江山

杨朔 著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千里江山 / 杨朔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21.3

(百部红色经典)

ISBN 978-7-5596-4928-7

I. ①三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1)第013144号

三千里江山

作者: 杨朔

出品人: 赵红仕

责任编辑: 牛炜征

封面设计: 李雅楠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01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5印张

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4928-7

定价: 4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88876681-8026

出版前言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，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“百部红色经典”系列丛书，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、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。

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，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、开拓创新、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，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、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。

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、梁晓声、老舍、李心田、李广田、王愿坚、马烽、赵树理、孙犁、冯志、杨朔、刘白羽、浩然、

李劫人、高云览、邱勋、靳以、韩少功、周梅森、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。入选作品中，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《革命的信仰》《中国向何处去》，有描写抗日战争的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风云初记》，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《红嫂》《走向胜利》《新儿女英雄续传》，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《天山牧歌》《三里湾》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，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《年轮》《日夜书》，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、探索中国道路的《中国制造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，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《刘胡兰传》《焦裕禄》《雷锋日记》等。

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，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，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。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，在艺术表现形式、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，作品的质量、品位、风格、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，都是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优秀作品，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“五个一工程奖”“茅盾文学奖”“鲁迅文学奖”“国家图书奖”等奖项。

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时代性为一体，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、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

成的编辑委员会。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、文学价值、学术价值、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读和筛选，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，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，努力将“百部红色经典”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、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，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！



| 三千里江山

001

| 大旗

166

| 火并

189

| 霜天

199

| 月黑夜

207

| 风暴

221

三千里江山^[1]

几句表白

自从一九五〇年冬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朝鲜后，我们曾经多少次为他们所创造的功勋欢呼万岁。胜利自然鼓舞人，但更鼓舞人的却是那些各色各样创造胜利的英雄。一年多来，我几乎一直随着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一起行动，见到许多人。这些人平平常常、朴朴实实，不失劳动人民的本色。但他们每人有每人的生活，每人有每人的家庭，每人有每人的来历。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的工人丢下就要结婚的爱人，参加了志愿军？撇下死而未葬的父亲，来到朝鲜？离开妻子、儿女以及和平的生活，投到最艰苦的战争里去？在他们灵魂深处，

[1] 本书收录的作品均为杨朔的代表作。其作品在字词使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此次出版，根据作者早期版本进行编校，文字尽量保留原貌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。

闪耀着一种光芒。这是种爱。他们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正义，爱和平。为了这种爱，他们牺牲了个人的幸福，个人的爱情……有些同志甚而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。世界上还有比这种爱更伟大的吗？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爱。

这是我这篇故事的经线。

还有条纬线。中朝人民在共同命运下，共同战斗里，年深日久用鲜血结成的生死交情，将要更发展，更牢固。

现在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深夜三点，附近轰炸正紧。我住的朝鲜小茅屋震得乱摇乱晃，红光射进门缝。轰炸过后，我走出屋去。月色很静，远处一只布谷鸟不住叫着。正是插秧的季节，几天光景，满眼的水田都插齐了。什么暴力也破坏不了我们的生活，什么工作都在正常进行着。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写完我的最后一个字。但我并没写出人物事情的万分之一啊！我写着写着，感到自豪，自豪于我们有这样的人民。我也苦恼，深深地苦恼，苦恼于我的笔太笨，表现不出我们人民的英雄性格。饶恕作者吧！是我损害了我们人民应有的光彩。

感谢曾经帮助我的同志，就让我把这本书献给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。

头

一九五〇年秋八月，北朝鲜一家庄户人的后墙根开着一种花，一丛一丛的，花瓣是紫红色，类似玫瑰。秋令风露大，天天早晨，那花瓣上挂满露水珠，顺着花须往下滴，新鲜透了。

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掐了枝花，跑着叫：“爷爷，爷爷，这叫什么花？我怎么不认识？”

爷爷足有七十岁，胡子雪白，穿着件对襟白袍子，迎面结着飘带，头上戴着顶黑色的“坎头”^[1]帽，看上去，倒像中国古画上画的人物。老人背着手，慢慢笑道：“别说是你，连你妈也叫不上花名来。这叫无穷花，四十年前，朝鲜遍地都是。”

小孩的妈妈是位性格温柔的阿志妈妮^[2]，手拿着铁耙，正在当院晾着一堆黍子。黍子新割下来，有股青气，像是鱼腥。听了老人的话，阿志妈妮柔声说：“记得先前我问过你老人家，你也说不知道花名。”

老人勾起旧事，摇头叹气说：“噫！先前怎么敢告诉你？怕你们年轻人不知轻重，说漏了嘴，会送了命。”便念出首古老的歌子：

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
三千里锦绣江山，
无穷花开在东山
华丽的朝鲜。

原来朝鲜是个半岛，多山多水。著名的有五大江，六大山。五大江是鸭绿江、图们江、大同江、汉江、洛东江。六大山是白头山、金刚山、妙香山、智异山、太白山、汉拿山。古时候，朝鲜还是个封建王朝，曾经拿无穷花当国花。其实人民倒更喜欢春天漫山开的金达莱花。不过无穷花开得最旺，一个骨朵连一个骨朵，开起来没头，从六七月一直能开到秋末，长得又泼，随便掐一枝插到泥里，就活了，所以繁生得遍地都是。

[1] 坎头，朝鲜的一种帽子，黑纱做的，古时封建官僚才能戴，现在一些老年人也戴了。

[2] 阿志妈妮，朝鲜语，大嫂的意思。

二十世纪初，日本吞并了朝鲜，这个白衣民族从此便失去自由。日本凶手因为无穷花是那旧王朝的国花，见了就砍，私自种的还治罪，于是遍地的无穷花差不多砍得溜光，都当柴火烧了。

那小孙子听着爷爷这些不好懂的话，瞪着黑溜溜的小眼问：“砍光了怎么咱家还有？”

爷爷理着白胡子笑笑说：“就是这话呀。他们连花木都砍不完，还能灭了咱朝鲜！日本人不行，美国人也是做梦。这许多年来，你爷爷的心都磨硬了，不知见了多少好人一个倒了，一个又上去，跟日本人拼死拼活的！你爸爸就是一个。……”

老人说这话的当儿，美国凶手正从日本手里接过屠刀、踏着日本僵尸走过的死路，想从南朝鲜往北杀，哇哇叫着：“三天打到中国去！”

小孙子歪着头正出神，听见门外另一个小孩叫他的名字：“将军呢！将军呢！”便咬着那枝花，跳跳跔跔跑了。

老人拄着拐杖，挪挪擦擦走出去，两条腿像木头一般硬，不大会打弯。秋季雨水勤，飘飘洒洒的，净连阴天，下得人浑身又湿又涩。今天好不容易碰上个晴天，满眼明晃晃的太阳光，特别干爽。老人变精神了，顺着脚往里委员会^[1]走，想去探听探听前线的消息，没进屋先听见里边又说又笑，又唱又乐。门口挤着堆人，踮着脚尖看热闹。屋里挤的人更多，满登登的，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。炕当间放着几张小桌，摆满酒菜。里委员长^[2]蹲在桌子前，擎着酒盅，挨着个向大家敬酒，说些壮行的话。

小孙子将军呢从人群的大腿缝里钻出来，抱着爷爷的拐杖说：“爷爷，爷爷，我也要当兵去。”

[1] 里委员会，相当于中国的村政府。

[2] 里委员长，相当于中国的村长。

爷爷说：“别胡缠！你还没有枪高，怎么能去？”

将军呢仰着又黑又亮的小脸问：“那么几时才让我去？”

爷爷笑着说：“等长大了就让你去。”

一群青年妇女堵在门口，拍着手笑。屋里有人喊一声：“为了三千里江山！”门里门外都跟着喊，震得爷爷那颗老心乱颤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爷爷活到七十岁，见得多了，今儿眼见这群好青年又要为朝鲜的自由去作战，不觉想起儿子，想起当年的日本人。这三千里江山已不再是孤零零的半岛，而是保卫人类和平的前哨。开遍整个江山的也不再是旧日王朝的无穷花，而是人类历史上万古长春的英雄花。

第一段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且说那三千里江山的尽北头紧连着中国边境，中间隔着条鸭绿江，水又深又绿，流子又急，五冬六夏，水面激起一片波纹，碧粼粼的，好像鱼鳞。江上有座花栏大铁桥，横跨两岸，也跨在中朝人民的心坎上，把两国人民的生活连成一条链儿。北岸中国地面，离桥不远，住着家老铁路工人。这人叫姚长庚，四十岁左右，在铁路上干得有年数了。他有个老伴，还有个闺女，叫姚志兰，也在铁路上做事，当电话员。解放以前，姚长庚一直是个养路工。解放后，新来的局长武震见他为人耿直，懂的事多，又肯出力，一步一步往上提他，眼时提成工务段段长了。

姚长庚是个久经风浪的人，多少年来，雨淋日晒，脸比石头还粗，眼像瞌睡似的，老麻搭着，轻易不笑。生人乍一见他，多半不喜欢他，

私下会估量说：“这家伙，怎么这样倔？”一般熟人又是种看法，背后常常议论说：“要论人家姚大叔，老成持重，又有骨气，可是百里挑一。”

说他有骨气，是指着件事，他老婆姚大婶对人唠叨不止一次了。原来姚长庚上铁路前，靠着耍手艺吃饭，盖房子，当油漆匠，跳跳跔跔的，混过许多营生。早年伪满时候，他替日本人打夜班盖楼房，有个日本监工的性子恶，拿着把小锤，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锤子。正赶上六月天，大家脱光膀子，汗顺着脊梁往下直淌。姚长庚正和洋灰，打洋灰座。监工的见他满身是汗，油光光的，故意往他身上扬沙子，还齜着牙笑。姚长庚发个狠，一铁锹把那家伙砸到洋灰座里，两铁板洋灰打到里边去了。

姚大婶瞎了只眼，人很善良，就是嘴碎，爱啰唆，对着猫狗也说话。有时小鸡闯到屋里，她会抡着笤帚说：“谁请你来啦？出去！出去！”家里活儿一收拾干净，姚大婶时常带着针线活儿坐到门口，对着左邻右舍抱怨男人，抱怨闺女，说他爷俩怎么把她累坏了，实际是向人显弄她男人闺女好。

有一回姚大婶絮絮叨叨说：“你可说，叫我怎么好！昨下晚，她爹又熬到半夜才回家，饭也不正经吃，觉也不正经睡，日里夜里，家务事半点不问，身子长到段上去啦。……你没见，旧年冬天，一黑夜刮大风下大雪，人家正睡着，他扒着窗户眼一望，爬起来开开门走了，问他也不答应。后首才知道是怕铁路上雪太厚，火车出事，深更半夜领人扫雪去了。……你瞧他那古板样子，我跟他过了半辈子，没听他说过一句玩笑话。去年秋里有一天，可倒怪，一进门笑嘻嘻的，嘴都闭不死了。我心里奇怪：他在哪儿迎上喜神啦？不用问，人家说开啦：‘今儿是怎么回事，见了你，就像初娶媳妇那样，从心眼儿里往外高兴。’想不到他那天入了共产党。你看看，共产党一来，怎么人都像脱胎换骨似的，变了个样？”

邻居一位嫂子听了说：“大婶，你也算有福。于今大叔是熬出头了，

又有个好姑娘，能写会算的，过几天一办喜事，请等着抱外孙吧。”

姚大婶听人夸奖闺女，心都开了花，故意装出厌烦样子，皱着眉说：“罢呀，有什么福好享？有个豆腐。不知哪辈子该下她的，折磨死人了。一个大闺女家，不说在家里学个针头线脑的，天天跟她爹一样去上班，这也罢了，谁知又交上个朋友，闹起自由来了。于今时兴这个嘛，咱老脑筋，看不惯也得看。这不是，眼看要出门子了，连针线都拿不起来，还得我给她操劳着赶嫁妆，不对心事还挑眼，累死也不讨好！”

姚长庚夫妇原本有两个儿子，都没了，剩下个女儿，拿着像眼珠子一样宝贝。姚志兰今年十八岁了，长得细挑挑的，两只眼睛水灵灵的，双眼皮，脖子后扎两根小辫，好像一枝刚出水的荷花。就是有一宗，她妈骂她是书虫子。天天下班，总要从图书馆借回本书，趴在床上看，叫她吃饭也不动弹。看着看着，一个人会哧哧笑起来，有时眼圈一红，又掉泪。

姚大婶生怕闺女看些邪魔歪道的小唱本，发急说：“哎哟，这孩子可疯啦！你看的是些什么玩意儿？”

姚志兰把书一翻：是《刘胡兰》。她看到刘胡兰临刑那一场，又兴奋，又难受，心想：“人家刘胡兰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人家能那样，我就不能那样么？人在世，不是为人嘛，怎么不能做点事？”从此处处拿刘胡兰做榜样。

姚志兰的爱人叫吴天宝，是在职工夜校认识的。两人不像爱人，倒像竞赛的对手。一个是电话员，一个是火车司机；一个是青年团员，另一个也是团员。你的工作好，我想更好；你学习跑到头里，我也不甘心落后。两人时常也笑笑闹闹的，拿着真话当玩话说。

姚志兰会拿食指按着嘴唇，瞟着吴天宝说：“咱怎么敢跟人家比呢？人家是火车头，咱得向人家看齐。”

吴天宝就要眯着眼笑起来：“好，好，不用斗嘴，不服气咱就赛赛。”

姚大婶刚见吴天宝那天，有点不中意。你看他个头多矮，又黑，帽檐底下蓬着撮头发，像只八哥。脸色倒鲜亮，喜眉笑眼的。可怎么那样顽皮，不是吹口哨，就是笑——有什么乐头？吴天宝人小，器量可大，看出姚大婶气色不善，也不介意，还是说呀笑的，到底把姚大婶引乐了。

姚志兰松口气说：“妈，午饭吃什么？留他吃饺子好不好？”

吴天宝插嘴说：“包饺子我会擀皮，管保比脚末跟老皴皮还厚。”

姚大婶笑道：“罢呀，你是客，坐着喝水吧。”

姚志兰哧地笑了：“他那人，还闲得住？叫他劈棒子好啦。”

吴天宝说：“我又不是盐店掌柜的，谁当咸（闲）人？”说着把蓝制服一脱，抢到炕上，挽起袖子，蹲到灶火坑边劈木头，一面劈一面打着口哨。

姚大婶调面，望着吴天宝寻思说：“这孩子，灵灵俏俏的，倒有意思。人也不藏假，就是那一汪子清水，一眼看到底。”心里有意，嘴里就问东问西，拿话套问吴天宝的身世根底。

吴天宝朝姚志兰挤了挤眼，意思说：“你妈相女婿啦。”一面笑着说：“大婶，你问我的来历么？我这人有鼻子有眼，可不简单。一下生就不缠娘，三岁离开爹爹，风吹雨打，不知怎么就长大了。”

姚志兰用手背掩着嘴笑道：“你就会瞎贫，一句正经话没有。”

吴天宝说：“这不是正经话是什么？爹娘一死，我住的是黄连寺，吃的是曲麻菜，喝的是梔子水，三伏天，蚊子跳蚤都不叮我，嫌我的肉苦。”

姚志兰翻了他一眼说：“你听听，这个贫嘴。明明是苦事，他当玩话说。你为什么不知道愁呢？”

吴天宝说：“愁？过去受那些王八兔子鳖犊子气，我恨都恨不过来呢，还愁？要愁早愁死了。于今天下变了，日子好了，我也想愁愁，可是愁什么呢？你告诉告诉我吧，我也好学着点。”

姚大婶笑起来道：“这孩子，有你在旁边，木头人也逗活了，谁还会愁？柴火劈得也够了，你要不累，穿上衣裳，到街北头小铺打几两香油来，咱好拌馅。”

吴天宝撂下斧子，拍打拍打手，抓起制服往身上一披，忽然叫道：“坏了，一件重要东西丢啦！”急得满口袋乱摸。

姚志兰问道：“什么好宝贝？左不过是那个破口琴，整天呜呜啦啦吹，讨厌死了。”

吴天宝乱摇着头，也不搭腔。姚志兰看了看他，捂着嘴笑道：“妈，你看他穿的谁的衣裳？”

吴天宝低头一看，衣裳又长又大，原来穿错了姚长庚的，连忙换回自己那件，伸手掏出只口琴，又掏出本日记，里边夹着张画片，五颜六色，挺好看的。

姚大婶一撇嘴说：“我当是什么重要东西呢。”

吴天宝把画片送到姚大婶眼前说：“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毛主席的相片啊。不亏了他，你还想吃饺子，喝西北风去吧。”

姚志兰想拿过去细看一看，吓得吴天宝往后一闪说：“你一看，就没我的了。”赶紧合上本子，笑着藏到口袋里去。

从此吴天宝每逢跑车跑到这儿，必定到姚志兰家里来。一来便挑水扫院子，事事上心。他为人手脚灵俏、眼精手快，一会儿忙乎完，就要一跳坐到桌子边上，悠荡着两只短腿，吹起口琴来。但他有点怕姚长庚。有时正吹着，只要姚长庚在门口一咳嗽，他舌头一伸，出溜地溜下来，也不大敢闹了。

姚志兰曾经笑着问道：“我爹也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也不闹脾气，你怎么见了他就拘拘束束的，舌头好像短了半截子？”

吴天宝搔搔后脑瓜子笑道：“你那爹呀，可是俗话说的，铁板钉钢钉，硬到家啦。谁有点错处，拿起来就说，一点不留情。”